

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模式探微

◆ 赵晓霞

[摘要] 语文课堂不能仅仅跟着“感觉”走，而应立足于语文课程特性并遵循科学的学习理论，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语文课堂教学机制，即“准备前提—建构目标”“营造情境—落实过程”“言语分享—有效反馈”。在有效性模式实施当中，语文课堂还应注重从阶梯式层级目标的推进、语言文化内涵的挖掘、个性化“内在话语”的生成等方面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对语文课堂教学来讲，“有效性”是“创造性”的根基，“创造性”是“有效性”的旨归。

[关键词] 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模式；创造性

[中图分类号] G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808 (2014) 11-0047-06

关于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问题的探究，伴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而不断发展。一堂好的语文课应立足于语文课程特性并遵循科学的学习理论，在达成有效性基础之上进而促进学生创造性发展。孟子说，大匠“能与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模式的构建，正是为大多数教师提供一种理论的视野和框架，在此基础上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普遍提升。

一、建构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模式的理论基础

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模式的建构，基本依据有二：一是基于学习心理学的负反馈理论；二是基于语文课程学习的基本特性。

控制论代表人物维纳（N. Wiener）提出，人的学习心理过程是由一个个负反馈环路构成的：学习是对系统的系列输入内容不断进行检出偏差、纠正偏差的监控，使系统的输出值与目标值趋于一致的过程。^[1]“负反馈环路”理论包含了三个层次和阶段，即学习刺激与认知结构的内化（S-O）、学习刺激的适应过程中通过机能作用的外化（O-R）以及学习刺激与行为的强化（R-S）。在教学系统中，如果教学目标和教学结果在负反馈过程中趋于吻合，则说明教学过程是有效的。从语文教学的角度观之，有效语文课堂教学也应包括三大基本要素，即“知识刺激”“思维操作”和“言语表达”。

因此，语文有效课堂教学总是由一定的目标提示开始，由语文知识刺激引发学生的学习行为，通过听说读写活动内化为思维操作，并形成外化的言语产品，进而掌握和强化初始的知识刺激。这是一个由目标到反馈的环路过程（见图1）。^{[2]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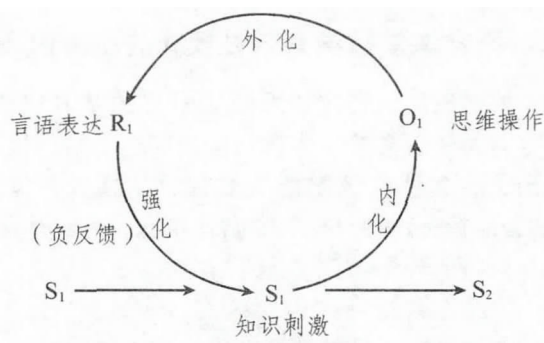


图1 学习心理过程的负反馈环路图

从语言学习的规律来讲，语言学家王宁提出：语文教学从言语实践的过程来看，是个性化的“言语”与社会化抽象的“语言”相互转换的过程。^[3]这里“言语”“语言”的概念来自于索绪尔（F. Saussure）的区分：语言（langue）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一种特殊规范；而言语（parole）是一种个人的活动，是个人的意志或智力的行为。语文教学实践从本质上讲就是“言语—语言—言语”转换的过程，也即“用他人的言语作品来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3]的过程。

赵晓霞/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甘肃兰州 730070）。

我们发现,心理学中负反馈理论的知识刺激、思维操作、言语表达的学习环路过程与语言学习的基本规律“言语—语言—言语”特征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它们共同指向语文教学的“有效性”。例如,语文中的课文即可看作一种“知识刺激”,这是一种个性化的“言语”。教学由学生与文本、作者、教科书编者的对话开始,通过学生的“思维操作”活动,将作者个性化的“言语”归纳概括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也即学生对言语的认同和内化阶段;最后,通过学生外化的“言语表达”,实现学生的“着我之色”的个性化“言语产品”。如果只停留在“知识刺激”与“思维内化”阶段而缺失了“言语表达”的反馈活动,教学过程不能形成有效的反馈环路,学生看似学到了“语文知识”,但实际上“语文知识”还是抽象的概念化的知识,容易遗忘;如果语文课堂教学只是关注“言语表达”而缺失了语文的“知识刺激”和由此产生的“思维内化”过程,那么语文课堂可能就会出现一种“泛语文”现象,语文课就可能变成“思想教育课”“社会课”等,缺失了语文课程独特的内涵。

二、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模式的基本内涵

根据负反馈理论以及语言学习的基本规律,结合对大量语文教学实践活动的归纳总结,我们提出了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教学模式,包括“准备前提—建构目标”“营造情境—落实过程”以及“言语分享—有效反馈”。

(一) 准备前提—建构目标

教学目标既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测量和评价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结合布卢姆(B. S. Bloom)的“教育目标分类学”理论和语文课程特性,我们确立了语文课堂教学的目标层次领域:言语过程、思维方法和情感行为三大目标。^{[2]102}而“语文知识”是语文课程目标得以实现的中介和依托。因此,我们从言语实践、语文知识、思维能力、主体人格等四个层面建构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目标。

1. 立足于学生言语实践能力的培养

“言语性”是语文课程最为核心的特性。我们认为,将语文课程标准中的“工具性”理解为“言语性”,即理解为听、读、说、写的言语实践的特征,是最为接近语文教育规律的,这也是当代国际上对母语课程特征普遍采用的说法。语文

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听、读、说、写”的言语实践能力是首要任务,并在言语实践活动当中实现学生语文知识的积淀和思维能力、审美能力的培养,进而促进学生主体个性的发展。例如,学习李白的《将进酒》,须立足于“言语实践目标”进行“反复吟诵”,在吟诵当中体悟诗歌字里行间的韵味,感受李白豪放飘逸的浪漫主义情怀。

2. 在动态实践中贯穿语文知识目标

作为母语课程,语文包含着丰富的语文知识。语文知识从性质分包括名物知识、方法知识、理论知识等。在语文教学中,教师首先要具有科学的、合理的知识观。以往的语文知识观往往把知识视为普遍的、固有的、独立于学习主体而存在的客观的知识,并导致教学中“灌输知识”的弊端。科学合理的知识观则强调知识的批判性和创造性,并且是在教学活动过程当中建构生成的。因此,语文知识目标的制订要注重语文知识的呈现方式,强调学生对语文知识的探究与实践。首先,应结合教学内容确立知识目标。语文知识的内涵非常广泛,但在课堂上需要选择那些对学生最为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知识。其次,结合学生的言语实践活动确立知识目标。例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运用了“通感”的修辞手法,课程目标之一是“理解通感并学习使用通感的修辞手法造句”。这就需要在教学中结合“阅读”和“练笔”来完成该知识点的教学,学生通过“读”“写”等言语实践活动掌握理解“通感”的修辞手法。

3. 在语文特性中历练学生思维能力

语文思维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它既包含普遍意义上的概括、判断、分析、综合、比较、创造等思维方法,又具有语文思维的独特性,如相对于抽象思维的形象思维、相对于分析思维的直觉思维等。学生语文思维能力的发展水平,是评判其语文素养的重要标准。在语文教学中,思维与语言的发展是不可分的,须在言语实践活动当中发展学生的语文思维能力。因此,在设立语文课堂教学目标时,须注重学生的语文思维历练过程。例如,学习戴望舒的《雨巷》,对诗歌意境的理解须借助诗中独具特点的意象分析展开,由“丁香”到宋代李璟“丁香空结雨中愁”的诗句,通过直觉、顿悟等审美思维形成对诗歌文字创造性的想象和理解,进而培养学生的审美思维能力。

4. 在多元化语文价值中健全学生主体人格

语文教育作为母语教育，最终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的主体人格发展。学生通过理解和运用母语，积累语言，培养语感，发展思维，培养识字写作、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等综合能力，涵养独立、自由、自强、自律、合作、宽容的主体性素质。^{[2]62} 教师在设计教学目标时，应充分考虑到学生健全人格的熏陶和培养，既要“经师”，更要为“人师”。

从人的发展来看，学生可能受到生活阅历所限，对人生还没有形成深彻的体悟。但当我们翻开语文书，就会遇到一个又一个文化或思想的巨人，当我们在与他对话的时候，其实是感受别样的人生。因此，主体人格发展目标是母语教育的旨归。

这四个维度的语文课堂教学目标，在内涵上各有偏重，但相辅相成。其中，“言语实践目标”是核心，“语文知识目标”是平台，“思维能力目标”是基础，“主体个性发展目标”是旨归。在现实教学中，我们发现许多教师在确立教学目标时缺乏理论的指导“从宏观而不是从微观入手，习惯于制订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教学目标，在当下的语文教学界已经相当普遍”^[4]；或将三维课程目标“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照搬为语文课堂教学目标，失之于宏大而缺乏可行性。

(二) 营造情境—落实过程

教学目标确立以后，课堂教学进入“营造情境—落实过程”的教学实施阶段。所谓“营造情境”，是指“语文知识问题情境”，强调课堂教学教师对于学生学习活动的有效指导，强调中国传统语文教育“主客一体”实践教学观，在促进学生课堂上的积极参与、合作探究过程中，帮助学生实现知识刺激的內化和建构。

1. 构建“语文知识问题情境”

从罗杰斯 (C. R. Rogers) 意义学习 (significant learning) 角度来看，学习不是指那种仅仅涉及事实累积的学习，而是指一种使个体的行为、态度、个性以及未来选择行动方针发生重大变化的学习。意义学习将逻辑与直觉、理智与情感、概念与经验、观念与意义等结合起来。^[5] 那么，要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活动，有效策略就是创设与学习者发展紧密相关的“知识的问题情境”。

“知识问题情境”强调语文教师不提供答案式

内容的前提下，学生在非常具体的知识问题情境中，像教师或专家一样研究问题、解决问题。^{[2]119} 我们提倡“语文知识问题情境”，而不是“问题情境”，主要强调是以“语文知识”为教学的中介和基础。以下为一节高三复习课的课堂片段：

师：（教师首先出示了一张标点有问题的例句）同学们，大家来看这个句子中冒号的使用有没有问题？

生1：第一个冒号后面的内容是直接引用，而第二个是间接引用。

师：你分析的逻辑关系是对的。但句中冒号正是起到一种提示下文的作用，这是常见的用法。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生2：第二个冒号改为逗号。因为两个主题是一种陈述，不需要用冒号。

师：冒号是对内容陈述的一种提示，用得也没有问题啊！既然两个冒号自身的使用都是合理的，那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句子有问题呢？

生3：因为一个句子里不允许出现两个冒号。

师：正确，正是这个问题。这是冒号使用的规则，一个句子里不允许出现两个冒号。（板书规则）

创设“知识问题情境”，使得课堂教学更加有效。其一，以“知识问题情境的创设”为先导，使学生处于“愤然”“悱然”的状态，从而产生学习、探究的动力和兴趣。其二，在“言之有物”的语文知识基础上形成学习“共同体”。例如本课例中，学生在教师提出的“为例句找毛病”的问题情境中自然形成解决问题的热情和兴趣，而且教师始终是学生知识探究过程的“倾听者”和“建议者”，并就知识与之展开对话。

2. 落实有效教学的支架范式

有效教学的落实，要求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而且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交流能力，能够根据学生的需要搭建起帮助学生获得新的知识的“支架”，培养学生获取新知的能力。这突出了教师对学生学习活动有效指导的方法和策略。支架范式 (Scaffolding) 是指通过教师的引导和帮助，逐渐把语文学习的任务及其学习管理工作转移给学生，让学生主动地去发现知识、运用知识，和同伴们一起去完成更高水平学习任务的教学范式。这是一种建构主义者经常使用的教学范式。支架范式有两个重要过程：示范 (modeling) 过程和支架过程。在支架过程当中，教师积极地介入并提供足够的结构和指导，允许学生有效地运用策

略。随着进程的深入这种支持将逐渐减少。最后拆除支架。^[6]

以下文为例^[7]:

L市刘老师的公开课《哀江南》包括“北新水令”“驻马听”等七支曲子组成的一套曲子。刘老师首先从“文眼”——“哀”入手,进而提出了本堂课要解决三个问题“为何哀”“哀什么”和“怎么哀”。再以第一支曲子为例,师生共同探讨“哀什么”“怎么哀”。然后刘老师为全班分配学习任务:分析其余六首曲子,谈谈你为什么喜欢它?探讨“哀什么”和“怎么哀”。同学们于是自由组合,根据老师提出的问题探讨解决问题。

总体来讲,支架范式包含三个基本环节:一是准备支架,在教学开始阶段,教师将学生引入一定的问题情境;二是支架帮助,在教学发展阶段,教师帮助学生确定学习目标,选择学习方式;三是支架撤消,在教学的最后阶段,教师放手让学生自己选择解决问题的方式,让每个小组能够独立地进行探索。本案例中,教师的教学有如下特点。第一,教学示范部分非常到位。通过第一支曲子的分析,学生对解决策略有了清楚的理解。第二,支架教学部分任务的提示非常清晰,让学生明白自己该干什么,如何做。正是基于教师对学生学习方法和策略的有效指导,使得学生真正学会鉴赏诗歌,最终达成“撤消支架”的目的。

3. 贯彻传统“主客一体”实践教学观

中国古代的母语教学,非常重视通过诗歌的吟咏达到对学习者的内心情志的陶冶。孟子谓之“知言养气”,“养气”是语文教育的目的,“知言”则强调学习者听读说写的言语实践基础,二者是主客一体的实践过程。明代教育家王阳明提出“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8]王阳明所提倡的学习之法,是通过“吟咏诗歌来激发学生的志趣,通过习礼来庄重他们的外表,教导读书来开发他们的智慧”,并且必须结合“吟咏”“习礼”“读书”等方法,否则不能达成“立教”之目的。

中国古代“主客一体”的实践教学观对当代语文教育意义深远。如果语文教学仅作为一种“工具”,则缺失了母语教育的精神内涵;如果过

于注重“人文性”而忽略了听读说写的言语实践活动,又失去了语文特征。因此,语文教学有效实施,还需发扬贯彻传统语文教学“主客一体”的实践教学观,将“言语实践”与“精神涵养”视为同一的活动。具体来讲,语文教学需要在言语的“吟咏”“诵读”当中,“因声求气”“知言养气”,达到对“人之本体”精神境界的提升和完善。

(三) 言语分享—及时反馈

一堂有效的语文课,通过“准备前提—建构目标”到“营造情境—落实过程”,其有效性机制已基本达成,最后一个关键性环节是“有效反馈”。语文课堂的有效反馈主要是指师生“言语产品”的分享过程。在语文课堂教学当中,师生由具象的“言语”到抽象的“语言”,再到自己的“言语产品”生成,实际是对语文教学目标完成状况的最好检验和反馈。根据负反馈理论的观点,“言语产品”的分享过程是学生语言“外化”的过程,也是语文学学习由大众化的“语言”规律到个性化的“言语”的实践创新过程,从而进一步强化教学目标,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发展。

学生的言语产品主要包括“听读说写”四个方面,而这四种能力的发展在一堂课上未必面面俱到,而是应该根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篇目有所侧重。例如诗歌的教学,就应对“诵读”的言语实践能力进行及时有效的反馈。

笔者访谈L市某高三语文教师,该教师谈道:

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李白的《将进酒》。自己以往的诗歌教学,一般是先师生朗读或听名家朗读,重点还是放在教师讲解诗歌大意和师生讨论写作手法上。《将进酒》是人教版选修模块1第三单元的“赏析示例”课文,该单元的主题为“因声求气、吟咏诗韵”。于是我就突破以往的教学,以“吟咏”法贯穿始终。一开始,我先给同学们播放了名家朗诵的音频,当读到“呼儿——将出——换美酒”,学生一开始觉得可笑,可是很快他们对诵读产生了兴趣,大家纷纷模仿。我索性不再讲解分析课文,而是采用“吟咏”法:自读、分小组读、合作诵读。虽然都是读,但是我发现每个人读出来的感情和味道都不一样。同学们之间相互点评,你哪里读得不够好,重音没有把握好。课堂气氛很热闹。而那一节课上完之后,同学们就基本能背诵下来了。

从该教师的心得可以看出,古人“知言养气”

“因声求气”等传统教学方法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在“吟诵”当中分享学生的“言语产品”：“虽然都是读，但是每个人读出来的感情和味道都不一样。”可见，学生通过“诵读”不但形成了个性化的吟诵体验，而且在群体交流中形成了吟诵心得，最后达成“背诵”的教学目标。因此，师生的“言语分享”过程，也是提高学生审美、思维、言语能力的过程。倘若缺失了“言语分享”环节，语文课堂教学的目标达成情况无从检验，学生的学习过程也因缺乏“外化”与“强化”环节，其教学有效性将大打折扣。

三、在课堂教学有效性模式中凸显创造性

从根本上讲，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模式建构是基于语文课程目标。《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使学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是构建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模式的逻辑起点。“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促进学生和谐发展，使学生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逐步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就包含对学生创造性能力的更高目标。因此，在落实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模式的过程中，还应以培养“创造性”为指向。

（一）阶梯式层级中构建创造能力

结合布鲁姆的教学目标分类学，语文教学的目标可分为言语目标、思维目标和情感目标三大体系，而这三大目标都具有阶梯式层级的特点，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形成学生的创造性能力。例如情感能力，其层级为：愿意—行动—批判—建构—创造。前一个层级为后一个层级的基础。因此，在教学当中，应该首先考虑如何吸引学生“愿意”的情感行为，只有当学生有了兴趣和意愿，才能够引发行动、批判、建构和创造。语文课堂教学应在螺旋上升中逐步构建学生的创造性能力。

笔者曾观察了某学校高一（2）班《孔雀东南飞》的课本剧活动，学生由初读文本，到改编成剧本，再到合作表演，最后反思交流，正是体现了教学的阶梯式层级关系，进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例如，学生改编为“剧本”的台词“感谢你的真情实意，你既然如此惦念我，希望不久后能盼得你的归来。你应该做那磐石，我就做那蒲苇；蒲苇柔韧如丝，磐石坚固沉稳……”台词优美隽永，非常符合爱情剧本的浪漫情怀，同时又加入了一定的现代元素。在最后的反思交流课上，很多学生都能结合自己的价值观对故事人

物和命运进行创造性评论，这种创造性评价的生成，正是在于前期阶梯式层级的步步推进，通过阅读、改编、表演、评价等“言语实践”展开了学生与文本、与教师同伴之间的充分对话，最后实现了对文学经典内涵的新的理解和建构。

（二）在“语言—文化”场域中凸显创造性

作为母语课程，语文课程对学生创造性能力的培养不仅仅着眼于语文作为表达和交际工具的层面，同时还应着眼于母语教育的文化熏陶和精神陶冶的价值。现代语言学家韩礼德（M. A. K. Halliday）基于他的“以语言为核心的学习理论”提出，人类学习的基本特征在于产生意义（making meaning），这也是符号学的过程（semiotic process）；人类符号学的原型是语言。^[9]此外，韩礼德花了大量精力探索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从最为具体的层面来说，当我们面对人们相互交谈的基本事实时，语言不仅是由‘句子’组成，更是由‘文本’（text）或者以人际交流为目的的有意义的‘对话’环境组成。这种语言的环境本身就是一种符号结构，它赋予参与者以预知可能相互理解的功能。”^[10]韩礼德基于语言为核心的学习理论为语文教学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即语文教学要结合语言和文本所蕴含的“文化意蕴”展开教学，应在这种“语言和文化”所共同构建的“意义的场域”当中促进学生创造性能力的发展。

例如在L市某小学教师的识字教学当中，总是将汉字的文化意蕴渗透进来。例如讲到“温”字，陈浩然同学配的画儿是一盆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逐渐蒸发。这是陈浩然同学的理解，是他直观的、想象中的、仅仅属于他的“温”字。我们看到，画面上既有冉冉升空的“水”（水汽），有暖暖的当空的“日”，还有作为容器的“皿”，三者和谐统一，形成了一个独具个性的汉字“写意图”。这与汉字表意的传统深深契合。

因此，对于学生创造性能力的涵养和激发，一定要结合汉语独特的文化内涵。学习者在“语言—文化”的场域中，形成当下体悟与历史文化的对话，正是语文课堂丰富性与创造性生发的源泉。

（三）实现由“社会话语”向“内在话语”的转变

语文教学既然是一种“语言—言语”的转换活动，那么，要形成“创造性”的言语产品，还需注重学生语言学习过程由普遍价值的“社会话

语”(social speech)向自我经验的“内在话语”(inner speech)^[11]的转变。这是有效性模式中的“言语分享”环节,也是凸显创造性的重要部分。以下为人教版初中一年级课文《第一次真好》的课堂实录。

师:通过同学们的回答,我们看到本文写了“我”人生中很多个“第一次”,如“第一次去露营、第一次动手做饭、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看见雪”等等,但只详写了两件事。其中一件是偶然间看到别人家出墙来的“结实累累”的柚子树。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要详写这件事呢?

生A:是因为作者是一个生长在城市的城里人,从来没有见过农村的这样的景象。

生B:是因为农村丰收的景象让他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新奇。

师:非常好!(板书“结实累累”——大丰收、喜悦)

在这个教学片段当中,我们看到,教师首先预设了答案,即作者详写“结实累累”的柚子树的原因,是象征了“大丰收”,因此带给作者以“喜悦”。但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教师的预设其实是着眼于普遍意义的“社会话语”而言的,并没有真正进入文本、结合文本的情境加以体悟。通过细读文本,文中写到的农家小院“出墙来”的“一棵”柚子树,即便结实累累,也不过“一枝独秀”而已,再结合作者详写的第二件“第一次”——两只丑陋的害得我“吃不下饭”雏鸟,由“身上只有稀疏的几根毛,两只黑黑的眼睛却奇大”,到逐渐羽翼丰满惹人怜爱的故事,真正令人动容的是生命成长的力量。同样,农家小院墙头那“结实累累”的柚子树,也是在于茂盛的“关不住”的“生命”的力量。

从当下语文课堂来看,一种公共的宏观的社会历史叙述方式,已然深深影响课堂上的教师和学生,成为我们的既定习惯和下意识。因此,“语文教师一方面自己要认真研读文本,不可人云亦云;另一方面要保证有充足的时间让学生走进文本”^[12],真正重视个体对文本的独特体验和感受,形成“神形兼备”的对话教学,鼓励学生的言语实践从普遍的、大众的内涵走向创造性、独特性的价值生成。

对于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模式的探索,是努力构建一种科学的课堂结构,从教学目标的确立,到教学过程的落实,再到言语产品的分享和

反馈,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语文课堂教学机制。其中包含着语文有效教学的四大基本要素:语文知识内涵、思维建构过程、情感行为体验和言语产品生成。对于语文课堂教学而言,有效性与创造性是相辅相成、不可二分的,“让课堂充满情趣和智慧,让学生在交往、合作、活动、探索、实践中多样化地学习,让课堂成为真正学习的场域”^[13],这正是构建语文课堂有效性模式的出发点和旨归。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课程下西北民族地区语文课堂教学方式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3YJC880119)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维纳.控制论[M].郝季仁,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6.
- [2]靳健.后现代文化视界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
- [3]王宁,易敏.语言与言语理论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J].语文建设,2006(2):57-58.
- [4]倪文锦.问题与对策:语文教学有效性思考[J].中国教育旬刊,2011(9):57-66.
- [5]施良方.学习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384-385.
- [6]PALINC SAR A S, BROWN A L. Reciprocal teaching of comprehension-fostering and comprehension-monitoring strategies [J]. Cognition and instruction, 1984, 1(2): 117-124.
- [7]赵晓霞.“学问魅力”与“赋权增能”:论语文教师的专业素养[J].中国教育旬刊,2013(10):64-68.
- [8]王阳明.传习录:中卷[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280.
- [9]HALLIDAY M A K. Towards a language-based theory of learning [J].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1993, 5(2): 93-116.
- [10]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6: 2.
- [11]VYGOTSKY L S. Thinking and speech [G]//RIEBER R W, CARTON A 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 S. Vygotsky, Volume 1: Problems of general psychology.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7: 39.
- [12]屠锦红.我国阅读教学改革的突围之路[J].中国教育旬刊,2013(10):59-63.
- [13]王鉴.课堂的困境[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3(5):60-62.

(责任编辑 崔若峰)